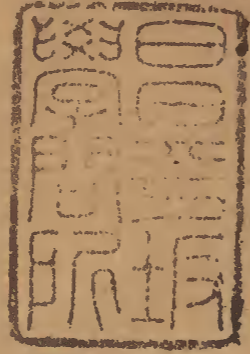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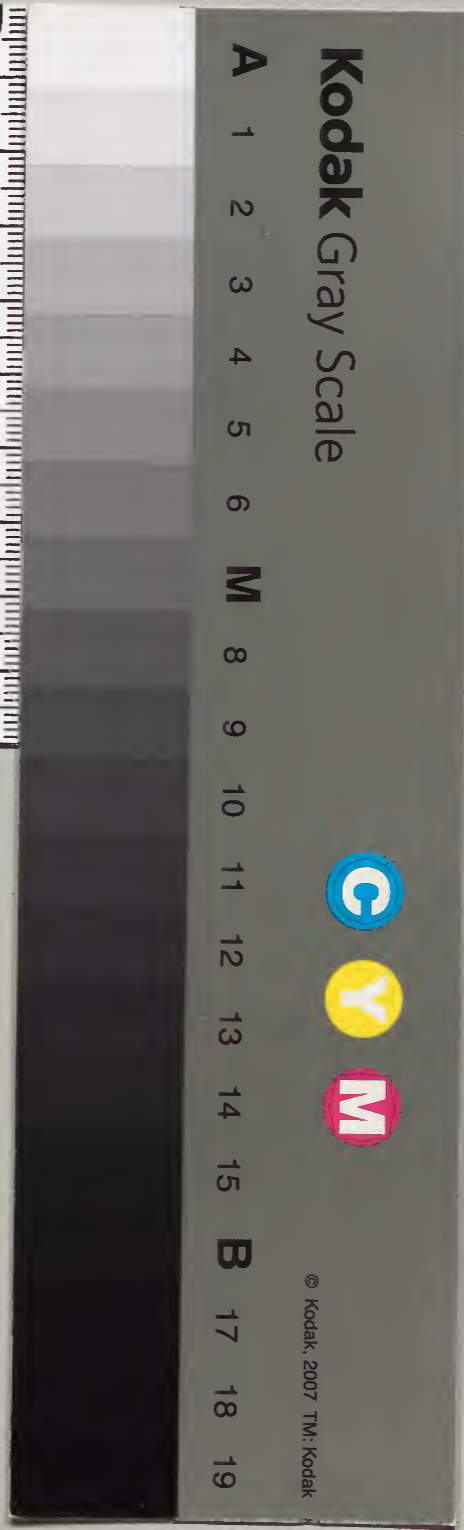
晉書別本 傳四之八



漢書門類			
八	六	一	二
二	六	一	二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八	八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6
冊數	22(7)
函號	280 31



六



列傳第四

晉書二十四

竟陵鍾

惺原評

揚李蔚之題

臨川重世純家校

李蔚

傳... 人... 晉... 鍾... 惺... 揚... 李... 蔚... 之... 題... 臨... 川... 重... 世... 純... 家... 校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臨川章世純叅校

羊祜

晉書卷三十四 傳一

鍾云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
 會苟勗間得免於難未必不由此而
 晉武帝偏知三司屬以平吳之專知
 人哉祜表讓陰屬以不無深心妙
 用然語語無飾出於至誠有德之言
 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為國之心能
 使淺狹人愧服所謂惟大田其取吳
 大將意益如此而滅戍墾田其取吳
 著數公眼看定快隨之至步聞之
 役身定貶黜以明法不少假與諸

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偏不讓人智愈深而勇愈沉君臣紀綱乃爾吳欲不亡得乎○蔣云原傳冗雜頗費裁剪纔可觀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喪父。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汝水。遇一父老。謂之曰。孺子。後日必建大功於天下。遂去不見。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遂以兄霸之

蔣云邕無子一女琰事詳漢書此稱祜為邕外孫則邕女不獨琰也又祜以封爵讓舅子襲也更當有子於沈蔡充傳亦稱充祖睦為邕孫未知孰是

鍾云叔子一王脚跟定於二語

子妻焉。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

蔣云使當時諸
臣皆如羊祜則
武帝三年之喪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好句法不得而親疎有識尚

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蔣云何曾以魏司徒

願為侍臣求為晉宰相益陞其故智耶求出補吏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

鉅平子邑六百戶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

勗共掌機密武帝受禪以佐命勲進號中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

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此段原史置未作此文時文帝之喪臣民皆

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如之而蔬食

哀毀如居喪者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

可復矣傳玄云
云上下俱除豈
不為無復君臣
且無復父子耶

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

嘆息今至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

此革漢魏之薄而與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

曰除之數百年而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

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

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有父子無復君

臣矣祜乃止泰始初詔以祜為尚書右僕射

衛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

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

荆州諸軍事假節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
 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
 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
 百日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
 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
 者皆以益祜劉云常思李廣刁斗不鳴祜之輕裝緩帶軍中聞聲可想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
 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

政嘗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
 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蔣云英雄虛心如此祜改容謝之
鍾云以畋漁廢政即安石賭墅意也善藏其
 用在此徐胤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
 可少祜欲出而借胤
 言以自止甚為有體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
 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見文不聽及還鎮吳
 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急詔
 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
 肇攻抗不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無功

蔣云敘祐餌吳諸事却似釋官

可免官以侯就第遂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祐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

說正史貴揭大事何必如此瑣瑣

鍾云抗與祐兩雖善交亦是對

陳云我專為暴四字設辭

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之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

晉書 五
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慤無私心，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辯，祐不然之，衍拂衣去。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竝憾之。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阿童謠云云。五見

鐘云：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祐杜預從容將帥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祐代吳一疏始終以戰兵和衆為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

志行 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

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其復時陸抗沒，始抗疏請伐吳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

蔣云籌畫如奕
高手着着有定
見故其後平吳
皆如所規

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于戈，經歷盛衰，
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
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
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

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
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
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
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
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
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
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
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
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祐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諉，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於分列之外。見申計之辭，爵其志得也。分列分封，列爵也。是以朝

議僉謂祐當居台輔。帝方有事於吳，仗祐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其謀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大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

蔣云慷慨淋漓
得極俯仰之志
英雄戎馬中無
此便俗

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之道業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常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

錢稚拙云坐鎮
防御須如是定
宜見纔不惑亂事

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已經日矣。步軍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間。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疾。求入朝。既至。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詔引見。命乘輦入殿。

鍾云當時無論
帝能用祐卽遣
張華已自得人

無下拜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
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之。祐曰。今主上有禪
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
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
稷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
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
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
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
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布算已定而委之他人自處何其高遠

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遺令
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
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民征市
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
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從弟
琇等述祐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
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贈太傅。謚成。祐喪
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

蔣云祜欲滅吳
往徃為德干吳
此老子所謂將
欲取之必故與
之也至于先識
不伐有功退讓
亦何事不用老
子術蓋不徒為
老子作傳正得
其用之精者耳

祜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
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
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
美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竝行於世襄陽
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
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
改戶曹為辭曹焉後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
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晉書

指遺令

二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
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祜嘗
因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
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
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
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
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太康二年
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
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三

侍早卒

蔣云賈充出鎮關中羊祜啓留事別見充
 傳此特無之豈欲爲賢者諱耶賈充雖奸
 在晉實有佐命功任愷輩與爭權而謀出
 之其非出於公心明已況祜伐吳之謀充
 極沮之祜不惡其異已而爲之啓留此本
 無他志也而論者謂自充之留夕陽亭一
 計遂開典午亂端以爲叔子咎嗟乎南風
 煽禍此在充尚不能爲女謀而羊叔子此
 能制乃可預及之乎況出鎮亦未遂
 杜預子錫

鍾云預終平吳
 汪左氏所謂立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
 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興廢之道

功立言也立德
 一語其陰以推
 羊叔子乎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
 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
 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
 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
 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增邑千一
 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
 預爲注解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
 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
 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

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將云語練而辨然有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

蔣云條例之文
一味詳核便得
懇至元凱自是
當行

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

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王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乙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

陳云餉遺權要於吏課何居

陳云預一言何足煩檻車嗟乎鄧艾遂至於死

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更除秦州刺史屬石鑿為安西將軍使預出擊之。鍾云石鑿何物以宿憾奏預免職及此又乃爾幸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之安危可謂不忠極矣。況復誣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以致檻車乎。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鑿怒復奏預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畧，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

鍾云古之伐國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為大將者不可不知

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
關、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
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
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
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預還
糾之遂相讐爭誼竝坐免以侯兼本職數年
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峻陽舊制
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
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

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
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
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
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
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
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
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
奏上之帝甚嘉難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

五衍志作三年

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志。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皓果召政還。遣

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計定。乃啓請期伐吳。帝報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

晉書
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
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
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
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中。又上
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
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
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
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蔣云。數語直揭。實存。荀勗。馮統。羣。肺腑。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
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
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
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
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
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
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
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
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造至。華推枰歛手曰。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七
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
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
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
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
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
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
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
督孫歆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
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

蔣云恣筆摹寫
語雖簡而情事
如画

陳云預主意已
定始質眾口非

敗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
下虜歆而還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
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於是沅湘以南
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
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
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
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王濬先列上得孫歆
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眾軍會議
或曰百年之寇未易克今水潦方降疾疫將

漫無定識如後世之廷議也

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越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

蘇云一段水經注文字章法森然有質附

勤於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滄浦諸水滄音維滄音育以浸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須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必考度始終鮮有

蔣云羊祜杜預
皆有事峴山至
今言峴首者必
曰羊祜預不得
而有焉此云他
歐陽公所謂杜
以功而羊以仁
也

蔣云書之可傳
後世者必不重
於當時揚雄草
太玄曰後世有
子雲然後知吾
書而此玄竟傳
故知善立言者
固不必汲汲狗
名耳

蔣云此是末世
忍習亦是豪傑
一片苦心須顧
其人何如耳

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
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
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
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
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立
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
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鍾云元凱名心動於墮淚一碑矣

淒然可憐

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
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
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
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
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
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
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
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後徵為
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帝甚嗟

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子錫

錫字世嘏爲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懷太子言
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羶
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
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後轉衛將軍長史孫秀嘗求交而錫拒之惠
帝反政遷尚書左丞

史臣曰秦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
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
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
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
江衢如砥襜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
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
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
門稱四財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
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
在位可以興嗟旣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

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蔣云羊祜身不披甲閣不施衛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同朝氣合舉克成功乃知折衝俎豆固有人哉嘉其不為諷禪之陋而特立功異域此當為晉朝佐命第一流人

列傳第四 此之山晉書三十四終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吳郡章美叅校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矯憂懼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騫尚少為夏侯玄所

晉書
侮、意、色、自、若、玄、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竝、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武帝、受、禪、以、佐、命、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太、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率、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順、騫

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後、二、人、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帝、乃、悔、之、咸寧、三、年、累、稱、疾、辭、位、詔、以、高、平、公、還、第、帝、爲、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然、騫、素、無、蹇、愕、之、風、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元、康、二、年、薨、謚、曰、武子、輿

裴秀

子願

從弟楷

楷子輿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

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
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
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
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
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遂止時人
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
儉嘗薦於大將軍曹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
陽亭侯遷黃門侍郎及文帝之討諸葛誕也
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

從豫叅謀畧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
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預議定策進爵縣侯
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
司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
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
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
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
而屬意舞陽侯攸故武帝之爲世子秀有力
焉事在武帝紀帝旣卽王位拜尚書令及受

釋云此僅條疏
明悉耳亦未見
精采

禪加左光祿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久之詔
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畱心政事又以
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
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
適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
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
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
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曆
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

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
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
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
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
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
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
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
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

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

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旣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泰始七年薨、謚曰元、其後

蔣云帝與羊祜
輩日夜以此爲
念何勞司空多
慮但尸諫亦自
佳

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
孫皓酷虐不反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
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
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
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
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
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爲王公配享廟
庭有二子濬早卒願嗣

顧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
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顧若武庫五兵縱
橫一時之傑也顧從母夫賈充表顧才德英
茂足以興隆國嗣詔襲爵太康二年徵爲太
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
酒兼右軍將軍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
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
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

去尋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兄子憬不聽封顧次子該該時尚主故也顧累遷侍中河南尹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

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意而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

陳云鄙言短氣

蔣云此輩總爲身計

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竟不能從。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尋使顧專任門下事。顧固讓。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

張受先云夷甫貴無逸民崇有二體既分殆若溼涓然皆持權構會因循世網身名不全固知同為空談
瘳云此論才博猶廣析理深透

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不聽。及愍懷之廢也。顧與張華又苦諫。不聽。語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為

昔人稱其善談
名理混混有雅
致以此

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
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
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
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
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竝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
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
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

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
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
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乃若滯抗陵肆。
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
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
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
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
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
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

晉書
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

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也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痺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敗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

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通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

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退而

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

蔣云句句崇有是句句崇無益深諸人之癖韓昌黎原道一篇乃真崇有論耳

係云此所謂時
人即以王理難
裴理還復申也

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無為也。匠
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
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
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
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
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
羣生哉。王衍之徒。竝攻難之莫能屈。又著辨
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
王倫諂事賈后。數求官。頗與張華固執。以為

蔣云晉書之病
病在叠砌世說
而不能自運此
與衛玠傳尤甚

不可。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
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二子。嵩該徒
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頗本官葬。以卿禮。謚曰
成。以嵩嗣爵。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
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
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
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
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

王元美云此雖
取捷供奉語不
妨雅致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前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美容儀，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採策以卜世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

蔣云此為當時口號故在世說凡三見

劉云此語可八
佛經注疏第已
奉不足中表恨
偏

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類此。與山濤和嶠，竝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

蔣云裴叔則僅是談客伎倆若無此賈充尚在朝一語則共言其行存諸世說足矣何必史

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

如也。及駿誅，楷以婚黨收付廷尉，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瑋怨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當發瑋果矯詔誅亮瓘尋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變輒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得

蔣云汪翔世說
作江膺誤

免瑋既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
戎竝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
楷請爲光祿勳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
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儻楷有知
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
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
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
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

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及卒謚曰元有五子
輿攢憲禮遜

輿少襲父爵官散騎侍郎攢字國寶中書郎
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
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
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
害

憲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
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

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歷黃門吏部郎、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勒素聞憲及荀綽名、謂其長史張賓曰、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遷司徒、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間、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頽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贊曰、世既須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筥、媧皇鍊石、晉圖開秘、頽有清規、承家來媚、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終

晉書

卷三十五

傳

七

晉書

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豸參校

衛瓘

子恒

孫瓌

玠

蔣云傳次瓘生平奸處固多詭其佳者亦純以詭用如撫牀一事此千古炳炳者然此是何事乃佯醉謬言況武帝已非昏主使直諫尚未必不濟乃事耳雖詭亦死奚益奚益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覲魏尚書瓘累遷散騎常侍陳畱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

晉書

卷三十六

傳

一

許云此瓚之失
着失在不知會
反輕與陷及
會以反誅應立
乃復遣田
而快其報復
耶

勞河北轉廷尉卿瓚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
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瓚以本官持節監
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
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瓚
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瓚先收艾會
以瓚兵少欲令艾殺瓚因加艾罪瓚知其意
然不可得拒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
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賞如先
有不出者族至鷄鳴衆悉來赴瓚唯艾帳內

如先平蜀時

在焉瓚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
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瓚營
瓚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詭言將
申明艾
無反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
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
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畱瓚謀議
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瓚瓚不許因
相疑貳瓚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
言會反會逼瓚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鍾云鄧鍾衛三人機穿鱗甲互相銜持糾結而不能先出如三毒共處一器中先發者免故瑾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情形不幸類此○將云瑾殺會是也艾還成都而瑾使勸艾就徵

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未敢發會使瑾慰勞諸軍瑾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監司先瑾便下殿會悔追之瑾辭眩疾動詐仆地然瑾素羸便以困篤會由是無所憚及暮瑾作檄宣告諸軍陵旦共攻會會拒戰唯數百人隨盡殺之瑾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艾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成都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斬艾及其子初

至死豈亦不得不殺之乎

蔣云魏收後魏書鉄弗劉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瑾同時或

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瑾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秦始初進爵為公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竝為邊害瑾因密以計間之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瑾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者其名相同耶

時尚書郎敦煌索靖與瓘俱善草書時人號
為一臺二妙後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
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
昌公主瓘又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
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
之、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
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
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氏由是

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惡瓘欲
逐之遂與黃門等謀共毀宣諷帝奪公主瓘
慚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以公就第有
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
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楊
駿誅以瓘錄尚書事與汝南王亮輔政亮奏
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
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
方直不得專恣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

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齋詔授瑋、
瑋遂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暹收瓘、左右疑
暹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
比。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
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
子、瑒、玠、因他往、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
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
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各言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蔣云艾嘗欲斬
田續瓘使追殺
艾并其子瓘嘗
斥榮晦至此
亦擅殺瓘并其
子孫事實相類
而若相報者嘻
異哉

終如預言、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葬之、
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
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
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
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
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
幡、過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
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
以下、橫收公及子孫、輒皆行刑、賊害九人、實

由於故給使榮晦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
從之朝廷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謚曰
成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庶子黃
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
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
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
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

古文

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
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
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
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
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
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
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

蔣云巧立名目
信是後來膚學
所爲

卷三十六 傳

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說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

立制帝典用宣贊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葦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

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
莽時使司空甄豐按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
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
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
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
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
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蔣云四體書勢
僅古文與隸乃
恒所作篆則取
之蔡邕草則取
之崔瑗以其言
之當也可見古
人虛心乃爾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
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
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
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
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
放尾、長短復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
之焚緼、揚波振擊、鷹跂鳥震、延頸脇翼、勢似

晉書
九
陵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
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
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
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
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
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
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
摘華艷於純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
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畧而

隸

鍾云焚桐竊村
一時犯對寫出
千古絕技人性
習彼輕以其術
告人及輕得人
術而學之者自

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
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
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
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
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
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
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
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

是庸子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

蔣云楷法行書
法皆從隸所出
故不列勢而附
見於此

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窮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蛩蛩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

晉書
間若鍾簏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與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

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竝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

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點點，點點知

之反上聲黠智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怫

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捷。毒緣熾。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為楚王瑋所構。因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璠、玠。蔣云唐張懷瓘書品恒草書入妙隸

入能然恒所可見者
惟此故即以此為傳

晉書 卷三十六 傳

晉書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老不見其犬耳總角乘羊車八市見者皆以爲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後多病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容嗟以爲入微琅琊王澄聞之輒絕倒於坐時澄及王玄王濟竝有盛名然皆出玠下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婦公水清女婿玉潤所謂秦晉之

匹也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拜太子洗馬後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初渡江形神慘頽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乎蔣云玠傳純採世說綴集無法度甚有本

文與附註竝出者其渡江數語感慨係之時而反棄不錄故今特正其餘而補以此

蔣云諸書皆謂
玠卒于豫章原

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重，以女
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
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
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
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
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
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
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會病卒。

史獨云在下都
此因世說誤耳
今正之

遂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
而致斯哀？荅曰：棟樑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
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歎曰：衛洗馬明當改
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
舊好，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

鍾云不及情恕非意理遺此玠之養也知
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若無此二事
而但如本傳所稱玠
一美少年作態者耳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

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博學多通。擅辭藻。初未知名。嘗著鷦鷯賦。以自寄。見文選陳雷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始著聲。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復言於文帝。累遷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

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及吳滅。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爲亭侯。時儀禮憲章。竝屬華損益。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

諱云觀張華究
幸即趨朝終無

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苟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由是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議復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

蔣云統雖奸其
言鍾會事却是
固不可以人廢
要奸人亦須
有此一番學問
耳

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

太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乃屏左右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乃徵華爲太子少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

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及楚王瑋受密詔。殺大宰亮。太保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

拜右光祿侍中中書監固辭賈謐與后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頴頴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乃以賈后

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

蔣云補賈后十
八字便可了十
一案不必更傳
矣但南風之惡
使知卞言而華
不入告則華必
危原史雖云賈
黨察知吾意實
張華泄之也

而可以安乎、由是賈后俄遷卞為雍州刺史、
卞知言泄、遂飲藥死、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
出太子手書偏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
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
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
書左僕射裴頌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
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
太子素啓事十餘紙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
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乞表免為庶

孫云華使彤殺
秀不遂既至洛
陽獨不能正其
罪而誅之耶

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信用
嬖人孫秀、撓亂關中、帝以梁王彤代之、或說
華以當先遣梁王斬秀、起之半、以謝氏羌、
不亦可乎、華從之以告彤、秀友人辛冉從西
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
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
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
疾華如讐、至永康初、中台星坼、天文志三台
為天子中台為三公下台為華少子、日泰階上台、
士庶人坼者兩星不相比也、

蔣云華不信天道豈不徵人事乎靜以待之欲何所待也

又云張華裴頠委身昏主虐后之朝而欲周旋其間固是難事然其廢太后時當以死生諍既不能死則廢太子時宜以去就

諍復不能去而徒靜以待之刃在其頸宜哉

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耶不顧而出遂難作倫秀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

去位華不能荅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之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雖窮賤候門士有一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華家多藏書身死之日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有所撰述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相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劉云推物理總
山崩鐘鳴之類

蔣云豐城劍氣
事純用小說成
文其怪妄者雖
已汰之然終屬
河刪

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矣、吳郡臨平岸崩、出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
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於
是如其言、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
氣、及吳平而其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
達緯象、乃問之、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當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得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煥以
南昌西山北巖土拭之、光芒豔發、遣使致一

與華、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
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
以華陰土勝南昌者、乃致一斤與煥、煥更以
拭劍、劍倍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
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
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蟠、縈有
文章、沒者懼而反、華嘆曰、張公終合之論、此
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
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太安二

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
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吊祭之、初、陸機兄
策、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
國人士、獨見華、欽其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
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
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二子禕、

劉卞 刪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
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

華拒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
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
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
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滌網、同嗟承劔、
邦家殄瘁、不亦傷乎、

列傳第六之八
晉書三十六 終

列傳第七

晉書三十七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周 珽參校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
 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馯恂進通敏五
 人亦皆以達為字皆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
 危亡之中單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

陳眉公云司馬
 之有孚亦眾
 中之孤鳳也
 可過于責備
 云雖見身寵
 有憂色則其
 寧可諫矣

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時、嘗罹罪譴、孚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王者、欲就用、孚曰、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奈何欲因際會、自相

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更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云、似兄、蔣云正須憂耳魏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政、孚遂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

蔣云曹爽未死時懿稱疾孚不視事自是同意正身遠害四字

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後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

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



晉書
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
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遂從孚議、遷
司空代王凌為太尉、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
害、孚乃奔赴、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
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
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
宣帝執政、常自退損、雖當廢立之際、未嘗預
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
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

仕于晉者如何

魏之純臣也、詔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

蔣云為魏死者如何魏亡而不

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及元會、詔孚乘
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
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
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

鄉原供狀

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
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
以時服、泰始八年薨、九子邕望輔翼、晁環珪

衡景蔣云方遜志謂二千年間有生干逆亂而不為所變者三人曰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然惟攸緒辭位避去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矣全昱固群盜惑于利而失其本心無足怪者惜乎胸中知有魏貞士三字而行逕如此益可笑耳

義陽成王望

刪

河間平王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歸

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竝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旁親按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湛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

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毋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竟陵王楙 以下八王俱刪

太原成王輔

下邳獻王晃

太原烈王瓌

高陽元王珪

常山孝王衡

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高密文獻王泰 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

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

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永熙初代石鑿爲司

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

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曰辭乃

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

晉書
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恭謹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竝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

蔣云兵不可驕
驕則敗

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
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
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時穎既廢死其故將
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群盜起於清河
郟縣眾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為辭
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
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
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
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

鍾云臨急乃賜
四字便活現個
吝嗇求人光景
閉不燒香急抱
佛脚何益何益

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
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克
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其諸名家流移依鄴者
亦死亡無遺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
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數
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庶子確立

南陽王模 以下三王刪

范陽康王綏

濟南惠王遂

晉書 卷三十七 傳

譙剛王遜二子隨承承音拯舊定王隨立薨

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永字

敬才少篤厚有志行初以廣威將軍出鎮安

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

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

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

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

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領左軍將

軍尋加散騎常侍時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

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

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

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初劉隗為帝謀

出腹心以鎮方隅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亮

代甘卓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

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

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

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

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

評杜陵

州蜀寇之餘。民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
蒞。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而欲速以
圖之。雖復焚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
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
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
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
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
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
暨東羸。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

得替舊章乎。譙王承貞。素欵亮。志存忠恪。便
藩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
中郎將。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敦
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素雅佳士。
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後漢班超語鉛刀豈不
能一割乎。敦顧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
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
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

孫云承受詔時
便已斟酌

晉書 卷三十七 傳

陳云承傲悝因
罷使虞望斬鄭
澹亦何忝將帥
材

召境內船乘，承知其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熙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鮮，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能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時長史虞悝亦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其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

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熙，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率甲卒二萬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事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

蔣云永不特忠
義耿耿亦善詞
今階勒有質有
鮮

吾心耳。未幾，虞望戰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
丞書，勸丞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丞荅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
網暫弛，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
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
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
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
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
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
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
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
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
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
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
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朐口，聞
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
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丞，城內知朝



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丞、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丞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

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

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

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

手刃之、哀景命左右救捍獲免王胡之與無

忌甚相讎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王廙吾所以積

年不告汝者以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

胡之去已違予意與此當即一建元間遷御

事而其說不同乃爾故附見之

史中丞出為輔國將軍歷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隨桓溫伐蜀以勲進號前將軍二子恬愔

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累遷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

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

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

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

將云敘劾溫不敬事甚有節奏態似濃却得簡法

憚之、孝武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南北軍事、薨
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
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
內、世有人物、故會稽王道子、以尚之昆季、竝
居列職、每事仗焉、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
與豫州刺史庾楷、竝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尚
之距之、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
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

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
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
之襄城太守、後元顯執政、寵倖張法順、每宴
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法順
小人、何暴被拔擢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
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尚之與使君骨肉不
遠、何可坐視得失邪、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
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
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

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
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元顯稱詔西伐，
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宣城內史，桓
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
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
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
涂中，譙國人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
休之字季預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
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

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
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
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以休之才幹貞審，宜
委分陝之重，使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
領獲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初至鎮，桓振
復襲江陵，休之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
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
史中丞王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追劉毅誅
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

將云如此書不
必論其文詞工
拙自然是有一
種元氣噴薄而
成關係世道非
淺

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後以子文思性凶暴
好通輕俠太尉劉裕惡之休之請解所任歸
罪闕庭不許由是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
之將共誅裕裕往征之時休之次子文寶及
兄子文祖竝在都收付廷尉賜死裕密以書
招休之治中韓延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
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
出之各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
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

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
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
默然也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
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
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籌而徑表天子可
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
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
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

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
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
靡欵懷之士。閩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
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不復多言。
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
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
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

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
于魏。未至道死。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
後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
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云。

高陽王睦 刪

任城景王陵子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
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
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
守意不移而卒。

蔣云子思纔是
有魏貞士安平
王孚奚其厚顏

晉書

西河繆王斌 刪

列傳第七 晉書三十七 終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樛李蔣之翹 刪定

雲間徐孚遠 參校

宣立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伉、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余中反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及倫別有傳、平原王幹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封定陶伯

晉書 卷三十八 傳

蔣云出犢車內
露車一種擬態
可想原史又載
幹愛妾死不葬
數發行淫此極
穢惡刪之

鍾云處罔恭倨
哀樂皆有節次
有關係一景之
有幹猶宜王之
有乎雖作用昭
晦不同皆未可
於族類中求之

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咸寧
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
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
祿大夫加侍中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
憤積人所能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
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
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立車馬於門
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
恂恭遜無闕失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

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罔之平趙
王倫也室宗朝士皆以牛酒勞罔幹獨懷百
錢見罔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
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
罔既輔政幹詣之罔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
命罔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
及罔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
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
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

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測其
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
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
縣公、散騎常侍、會劉聰寇洛、遇難死
琅邪武王仇字子將、正始初起家爲寧朔將
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五
等建封南皮伯、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
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仇表
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

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
仇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改封琅
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
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仇請降、詔拜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仇旣戚屬、尊重、加有平吳
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
懷化、太康四年薨、臨終表乞分國封四子、帝
許之、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
東安王、漼爲淮陵王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清貞守道宗室
之中為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
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焉武帝踐阼
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
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拒退之累遷征西大
將軍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
彈勃等欲先劫酋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
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
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

北地金城諸胡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
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
者增封太康初進拜散騎將軍駿有孝行母
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聞有疾
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
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
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之
民聞之皆泣為之樹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蔣云羊叔子有
墮淚碑扶風王
駿當為下拜碑
矣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歆謹身履道居母臧太妃喪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祭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何親疎強弱之有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

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以勲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當奪其兵權冏不從終至於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竝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已與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

將云歆初用洵之言而昌終不

用河之言而亡
言之關係匪小

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乃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尋徵爲

蔣云朝廷雖尤
彤而不加罪政
不行矣

衛將軍錄尚書事。久之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嚮。大嚮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嚮爲誰。曰。盧播是也。

蔣云此小人欺
天可為愈出愈
奇

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
恐王法不可復行彤曰我何不善乃爾因指
臆嘗以單衣補之銓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
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臆以此為
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
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趙王倫輔政
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自
司徒為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
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

彤為阿衡倫滅詔以彤為大宰領司徒又代

高密王泰為宗師永寧二年薨

原史作永寧二年誤

葬依汝南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

靈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

謂勤宜以此謚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

枉臺乃下符以為義無所據克重議曰彤為

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

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

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

卷三十八 傳 七

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文六王

蔣云城陽以下
五王傳僅記官
秩陞降而已故
刪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璽。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文。才望出武帝右。宣帝每噐之。景帝無子。攸嗣。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

尉時年十八、綬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成疾、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

出語、傷、永、有、造、趣

○將、云

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表讓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曰、恭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

豐年乃責十減其三、齊民賴之、遷驃騎將軍、
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
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時驃騎當罷營、
兵、兵士數千人、蔣云此等事亦俱犯武帝意而小可藉口者以攸德不肯去、遮京兆王言、
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轉、
鎮軍大將軍、加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
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
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

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
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奭作傅、外以明、
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
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
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
邦、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克、無曰至親匪貳、
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
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

蔣云此在當時
原是有名文字
警語深致字字
似從頂門一針
可為千古儲訓

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
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觀安思存。
冢子司義。敢告在闈。世以為工。咸寧二年代
賈克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為文帝
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
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崩。為帝敘漢淮南
王魏陳思故事而泣。漢文誅淮南厲王長魏
此二事以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
戒切帝也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

陳云帝實忌攸
故純純得聞之
耳

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
晚年。諸子竝弱。而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於
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
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
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
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
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
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

將云王封就國
此藩制之常願
之言亦是其諫
留攸不從而死

莫若齊王、帝以為然。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城，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加崇典禮，王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霸。況殷下誕德，欽明恢彌，大藩穆然，東

與攸之不解而
死者皆弱於富
貴者歟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群后，粵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

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
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
舉止如常帝益疑辭出信宿歐血而薨帝哭
之慟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
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遂收淚
詔喪禮依安平王故事四子罔繼贊寔罔嗣
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雖武帝亦敬憚之每
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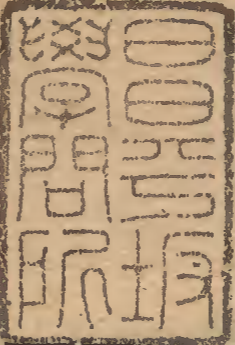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
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
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
恭扶風文毅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
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
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
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
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徒侯服
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
以年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

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終季和辛酉



國史館藏
卷之三十八

魏晉書卷之三十八
魏晉書卷之三十八
魏晉書卷之三十八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